

诡异江湖 系列

贼

赃

台湾●古龙著

诡异江湖系列

贼 脏

台湾·古龙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记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诡异江湖/古龙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4

ISBN 7-80074-945-2

I. 诡… II. 古…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②章回小说—中国—现代③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 24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定(94)第 05178 号

诡异江湖系列

古 龙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大街 130 号

邮政编码:10001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201 印刷厂印刷

ISBN 7-80074-945-2/ I · 367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32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印数 1—40000 册 印张 72

定 价:63.80 元

故事梗概

五个人同时都收到一张古怪的贴子，上面用血书着一只蜘蛛，这不是请贴，而是死亡贴，因为这种贴子是廿年前名震天下的“巨盗蜘蛛”的信物，谁收到此贴就将死亡。

五人之中，三个人于廿年前和蜘蛛一起参加有名的月华轩珠宝劫案；其他二人，一名高玉盛，另一名江飞霞，他们的父亲也为珠宝劫案的同伙，如今这五人将被“蜘蛛”处死，为什么？据悉“蜘蛛”早已死亡，如今怎会又出现？此五人能逃脱死亡吗？

月华轩的少东方聪，有一身卓越武功，一直追查珠宝的藏匿地，在少年杨威巧妙的配合下，几经曲折，发现藏宝图纹在蜘蛛的妻子江氏的背上，待他们找到她时，江氏背上的人皮已被割下，他们运用机智，找到藏宝地，与剥人皮的凶手激烈搏斗，终于获胜，正庆幸找回失宝，却发现高玉盛、江飞霞出现在宝窟中，欲致他们于死地，究竟宝落谁手？

目 录

捉贼破案 人赃各取	(1)
死亡贴上 指名狙杀	(26)
贴上名单 二人被掳	(53)
珠宝劫案 出现线索	(78)
伪装被害 捕快遭殃	(103)
各显身手 找寻珠宝	(132)
寻获珠宝 歼灭恶贼	(162)
遵师嘱寻宝 师弟起异心	(211)
重金聘杀手 目的各不同	(234)
身世难隐瞒 刺客找上门	(255)
杀手崖下丧 剑奴传武功	(276)
取回神龙宝 歹徒剑下亡	(298)

捉贼破案 人赃各取

夜未深，楼中仍然有灯光。

窗纸被灯光染成苍白一片，对窗白桦树下的一个蜘蛛网映着灯光，晶莹发亮，一只奇大的蜘蛛伏在网当中，一动也不动。

风一阵吹过，吹下了几片枯叶，也吹动了蜘蛛网，那只蜘蛛仍然毫无反应，一直到那盏孔明灯落下。

那盏孔明灯从树上飘然落下来，无声的落在蜘蛛网的旁边，强烈的灯光将蜘蛛的影子照到了窗纸上。

那只蜘蛛在强光的刺激下亦同时爬动起来，形态丑恶。

× × ×

黑狼的相貌也是很丑恶，尤其自眉心至右颊那道赤红色的疤痕仿佛随时都会迸裂开来，他却是时常以有这道疤痕为荣。

剑先生平生嫉恶如仇，剑术出神入化，剑下从无活口，他挨了剑先生这一剑却仍然能够逃出性命，的确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这已是三年前的事情，这三年以来，他作的案子并不比三年前少，得来的虽然已经花得七七八八，除下的仍然载满了四

方两尺的一个箱子。

现在他正打开箱子，一件件的将那些珠宝，拿出来仔细欣赏，眉飞色舞，这也是他平日最大的乐趣。

桌上还有酒菜，他也已有些酒意，可是，孔明灯照射在窗上那刹那，他还是有了反应，霍地回头望去。

一个巨大的蜘蛛影子正在窗纸上迅速的移动。

他面色一变，脱口一声：“蜘蛛——”身形倒翻丈八，双手往床头一探，伸出来的时候已套上了一对铁爪。

那边窗户同时片片破裂，一个蒙面黑衣人猫也似从窗外窜进来，外露的一双眼睛光芒一闪，半空中拧腰，一手抓向那个盒子。

黑狼的一对铁爪即时抓至，黑衣人及时缩手，身形一沉，坐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

黑狼左手铁爪压着那个盒子，一面喝问：“你这干什么？”

他的声音既尖且锐，聚听来倒像有点是狼嚎。

“不，就是要拿你这个箱子。”黑衣人懒洋洋的回答。

“凭你？”黑狼暴喝，凌空拔起，一对铁爪迎头向黑衣人抓下，既快且狠。

黑衣人滚身避开，那张椅子，立即在铁爪下破裂，黑狼又一声暴喝，腾身再扑上。

黑衣人只是闪避，绕着桌子一转，让开了黑狼左右连环七十二抓，在附近的几椅盆栽迎着那对铁爪的无不尽碎。

黑狼怒极嘶叫：“你小子有种的硬接老子一爪！”

话口未完，黑衣人身形已然停下，双手捧起那个珠宝盒子，迎向黑狼砸下来的一爪。

黑狼一眼瞥见，忙将铁爪的势子收住，黑衣人也趁这个机会一个箭步标前，双手将珠宝盒子一送，撞在黑狼胸膛上。

这一撞说重不重，只撞得黑狼气血一阵翻腾，黑衣人随即松手，接一声：“抱着！”

黑狼不由自主将那个珠宝盒子抱着，黑衣人即顺势在盒上一按，一个“鲤鱼倒穿波”，从黑狼头上翻过，双掌一合，“双锋贯耳”，打了两个旋子撞在桌子上，他闷哼一声，就顺将盒子往桌上一放，双爪向后疾扫。

他这边转身，黑衣人那边已凌空翻身，落在桌子上，一声：“在这里——”

黑狼急忙回头，双爪欲动未动，黑衣人的右脚踢在他的面门上，只踢得他一下子倒飞出丈外，撞在墙壁上，“蓬”然有声，灰尘簌簌剥落。

黑衣人一个身子紧接如箭射至，一时撞上黑狼的胸膛，黑狼怪叫，一口鲜血吐出，双手铁爪仍然把握机会，当头砸下，他的动作虽然快，却竟似都在黑衣人的意料之内，黑衣人那双手也就在那刹那一扬一搭，五指如钩，扣住了他的双腕。

那双手并无任何特别，指甲修剪干净，无论怎样看也不像是会像铁爪般坚硬，黑狼那刹那的感觉却是有如被铁爪扣上一样，一对铁爪不由脱手“呛啷”坠地。

他惊呼未绝，一个身子已然给抡起来，疾掷了出去，黑衣人这一掷用的力实在不轻，只掷得黑狼飞出两丈，撞在门旁的墙壁上，再反弹开来，在地上打了两个滚，黑衣人已等在那里，再加上一拳，打在气门上，黑狼闷哼一声，当场昏去。

一阵打门声也就在这时候从门外传来，黑衣人目光一闪，

身形一动，掠到桌旁，一手抱过那个珠宝箱子，接一手将桌上其余的珠宝尽扫进箱子内，一纵身，跃上了那边窗户，往外急跃了出去。

也就在那刹那，他的右手反挥而出，一红一白，两张贴子飞刀也似飞出，飞插在桌面上，尖角竟然直入桌面盈寸。

与此同时，房门“砰”地被撞开，四个中年人飞摔进来，摔做一团滚成一堆。

一个短小精悍的葛衣青年人紧接扑进，手一指，喝道：“黑狼，老子看你还能够躲到……”

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下，他的手指亦垂下来，目光亦凝结在昏倒地上的黑狼面上，倏的冲过去，一把将那个黑狼劈胸抓住，左一巴掌右一巴掌痛掴在黑狼的面上，一面骂道：“你这个臭小子，什么湘西第一大盗，这么容易便给人放倒了。”

黑狼给这巴掌掴下来，竟然从昏迷中醒转，发出一声呻吟，勉强睁开眼睛。

青年人接一把捏住黑狼的嘴巴，喝问：“是不是那个姓方的干的好事？”

黑狼从咽喉里发出“格格”的一声，青年人也不等他答话，已接道：“一定是那个小子！”目光及处，已看到插在桌面上那张白色的贴子。

贴子上写着两行字，龙飞凤舞。

——珠宝我拿去。

——人留给你。

青年人霍地跳起身一把将那张白色的贴子抓过来，两手下撕碎，咬牙切齿的道：“方聪，总有一天给老子抓着你这个臭

小子。”

他没有在意那张红贴子，接一脚将那张桌子踢翻，也就在这时候，黑狼半身陡旋，从地上弹起来，与之同时抄住那一对铁爪接抓向青年人的后心。

青年人后背却仿佛长着眼睛，半身一矮，铁爪抓了一个空，黑狼居然还能够变化式样，一翻再抓出。

青年人一手同时抓住了一张椅子迎来，正好挡住了那对铁爪。

一声异响，椅子尽碎，黑狼那一对铁爪被震往上扬起来，青年人把握机会抢进，双手刁住了黑狼的双肘关节，接一抖，“拍拍”的两声，将黑狼的一双肘骨的关节硬硬抖开。

黑狼痛极狂叫，一对铁爪再堕地，青年人双拳接撞击在黑狼的胸膛上，由上至下，左右一连十二拳连贯再击下。

拳拳快而重，黑狼挨下来，整个身子几乎都要散掉，瘫软下去，青年人一把劈胸抄住，喝骂：“你小子也不去问问我杨威有多少斤两，竟还敢动手暗算。”

黑狼呻吟着回不出话来，杨威接将他提起半空中一抡，搁在肩头上，往外走出去。

那四个滚在一起的中年人已然爬起身子，看着杨威那种威势，那里还敢多说什么，再听这个青年人就是杨威，更加连动也不敢再动。

他们都知道这个杨威专门跟官府通缉的盗贼作对，抓了人就拿到官府领赏，出道虽然不过三四年，给他抓送到官府去的盗贼已不下百个，而且大都是甚为有名。

越有名的盗贼赏额当然也越高，杨威也当然越感兴趣。

也当然，他一定要有几下子才能够将之抓送到官府去领赏。

黑狼可以肯定绝不是他的对手，尤其之前已挨了一顿打，杨威要将他收拾就更容易。

但杨威却并不喜欢拾这个便宜，他宁可多花一些气力，那最低限度，黑狼那一箱珠宝，就全落在他手上，赏金要不要倒还罢了。

他的兴趣事实也不在官府那些赏金，所以到来找黑狼也完全是因为打探黑狼作了几件颇大的案子，贼赃甚丰，那比官府的赏金也不知要多上多少。

可惜他的消息虽然灵通，那个方聪也一样，而且又先他一步找到了这里来。

类似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他尽管生气，却无计可施，这一次亦只好将人送到官府去。

那四个中年人虽然不知道这许多，但看见头儿已经给抓住，身手又实在不如杨威，只好眼巴巴的目送头儿给带走。

他们也没有留意那张红色的贴子。

桌子给踢翻，红贴子亦飞开，飘落在一旁，那纸上没有字，只书着一个骷髅，挂在一张蜘蛛网中，一只黑蜘蛛正从骷髅的眼窝中爬出来，栩栩如生，灯光下，更觉诡异。

这到底又有什么意思？

× × ×

捕头葛柏是一个中年人，武功不太好，所以这附近的盗贼也多了一些，所以，他很喜欢看见杨威，也就因为杨威不时将

盗贼抓住送到来，三四年后的今日，这附近已经平静很多，他这个捕头的职位也就给保留下来，而且还得到上头的赞赏，名利齐至。

上头只要盗贼给捉住就成，并不在乎是哪一个抓回来，杨威的目的也只是在这赏金，其他的一概不管。

好象葛柏这样的聪明人，又怎会不加以好好利用？

副捕头小汪是他的心腹手下，跟着他那么多年，好处也得过不少，当然也知道他们能够有今天完全是因为杨威的关系，也所以一知道杨威到来，不用吩咐，立即迎出去。

这个小汪其实已经不小的了，年纪比葛柏小不了多少天，一个身子却差不多大了一倍，站在那里就像是个大水桶，走起来亦像是一个水桶在滚动。

他滚到杨威面前，又随着杨威的移动滚了回来，一叠声的说道：“杨爷，请，请——”

杨威将黑狼从肩上卸下，掷在桌子上，那边葛柏已迎上来，一面搓着手，一面道：“杨爷又来领赏了。”

杨威“嗯”的鼻应一声，大马金刀地在旁边椅子上坐下，一双脚随即架上了桌面。

葛柏转到了杨威另一边，随便往黑狼那边看一眼，道：“不知杨爷这一次又抓来了什么人？”

杨威从腰带上抽出一张赏格，扬了扬，葛柏慌忙接过，摊开一看，一呆。“黑狼？”赶紧走到桌前。

小汪一把连将黑狼从桌上拉起来，另一手接将黑狼的脸庞推向葛柏。

黑狼当然只有任由摆布的份儿，葛柏拿赏格往黑狼面上

一比，大笑道：“就是他！”转对杨威道：“这条狼无恶不作，我们已找了他不少时候了！”接一竖大拇指：“杨爷，你可真了不起。”

杨威干笑两声，看来并不怎样开心，葛柏却是兴奋之极，一面转身一面道：“你等等，我这就去拿赏金来。”

小汪忙亦跟过去。

× × ×

赏金是三百两银子，送到了面前，杨威仍然是卧坐在那儿，葛柏左一转，右一转，媚笑着道：“杨爷，三百两赏金都在这儿了。”

杨威懒洋洋地看了一眼，探手抓住了十五两，道：“我没有忘记你的一份。”

葛柏看看那十五两银子，阴笑道：“杨爷，近来每样东西都涨价……”

杨威点头道：“不错，老子也觉得近来的银子不好用，给你五个用实在多了一些。”说着便要将那十五两银子收回。

葛柏慌忙接下，放入衣袖，一面咕咕的笑个不绝。

杨威也没有在乎，一挥手，道：“近来遇着的都是三五百两的东西，几下子便给老子弄倒，实在不是味儿。”

葛柏脱口道：“三五百两的东西也就只有这些了。”

小汪接道：“还有的都是五百两以上的，一个个正所谓张飞卖刺猬……”

“人强货扎手是吗？”

小汪点头道：“我们连动也不敢动他们的念头。”

葛柏瞪了小汪一眼，小汪却没有在意，杨威奇怪的接问道：“怎么从来没听过你们说？”

小汪道：“是头儿怕杨爷你一个弄不好给伤着。”

杨威瞟了葛柏一眼：“这么好心？”

葛柏干笑一声，小汪又抢着道：“杨爷不知道的了，头儿跟我们并不要立什么大功，只要在这儿站得稳——哎唷！”

葛柏一肘撞在小汪的肚子上，总算将小汪的说话撞断。

杨威也只是瞟葛柏一眼，道：“现在总该到他们了。”

葛柏一叠声的“是”，走过去拉开了一个柜子，拿出几张赏格来。

杨威随即对他道：“挑一个最凶的给我。”

葛柏应声将最上的一张摊开，道：“这个朱越，外号飞狐，非独凶残，而且狡猾。”

“老子才不怕他如何凶残狡猾，只怕给人抢先一步……”话说到一半，他才发觉说漏嘴，急忙住口。

葛柏那里听得出，呵呵大笑道：“杨爷就是喜欢说笑，那里还有人有杨爷这般身手。”

杨威一耸肩膀，一脸满不是滋味的表情，目光一闪，突然道：“朱越这个人老子也听说过，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到底值多少？”

葛柏道：“六百两——”

小汪插口道：“是七百两。”

葛柏又一肘拌在小汪肚子上，小汪这才发觉，捧着肚子苦着脸，哼也不敢哼一声。

杨威淡然问道：“到底是多少两？”

“七百两。”葛柏干笑着应道。

杨威摇头道：“这个小子怎么值这个价钱？”

小汪不觉又脱口说道：“杨爷，你有所不知，我们头儿上次在街上遇着了，给他狠狠的揍了一顿——”

话口未完，他脸上已吃了葛柏重重的一巴掌，捧着脸倒飞了出去。

杨威失笑道：“这口气老子先给你争回来好了。”

葛柏只有干笑。

× × ×

飞狐朱越是一个高高瘦瘦，老老实实的中年人，从外表看，一些也看不出那种狐狸般的狡猾，也不像会飞，可是交上手，便完全表露无遗。

杨威已经算刁钻的了，可是摸进来，仍然险些为朱越所算。

朱越暗算不中，立即展开扑击，浑身上下仿佛都装上了弹簧，半空中飞来飞去，双手一对锋利的匕首，两脚靴尖亦嵌着半尺长的一截利刃，给他扑个正着，就是不伤在匕首下，亦难免伤被他脚下的利刃踢击中。

杨威一直在闪避，看来是处于下风，但尽管有时闪得狼狈，到底还是闪开了朱越的扑击，一直等到朱越的气力消耗得差不多，也看准了朱越气力一下回不上，身形半空中一顿刹那凌空疾扑了过去。

这一扑快得出奇，也大出朱越意料之外，角度就是刁钻，朱越一闪不开，双脚足踝一紧，已给杨威抓住，他的反应也不

算慢的了，半身立即扭转，一双匕首倒插向杨威，可是杨威的动作更是快，半空中猛一抡，硬硬将朱越的身子抖得笔直，摔向地面。

朱越惊呼未绝，双手已着地，两支匕首直插进去，直没至柄，他方待将匕首拔出，一个身子已被杨威疾拖了出去，不由自主放开了握着匕首的双手。

杨威一拖一按，朱越靴尖的利刃一齐插进了桌面，一个身子也在半贴着桌面，半悬在桌旁，腰脊接挨了杨威重重一拳！

这一拳实在不好受，不由他不叫出来，杨威紧提一脚踢在他的胸膛上，踢得他又大叫一声，身子一仰，他正要忍痛乘势一下子倒翻出去，那知道杨威又是一拳打在腰脊上，将他仰起的身子打了下去。

三下挨下来，实在不好受，他慌忙摇手：“杨兄手下留情！”

“你叫我什么？”杨威重重又一拳。

朱越“哎唷”大叫，忙改口：“杨大叔，杨大爷……”

杨威又问：“不飞了？”

“飞不起来了。”朱越一面连声呼痛道。

杨威这才拉过旁边一张椅子坐下来，道：“那我们谈谈。”

朱越赶紧道：“小的知无不言，杨爷千万莫要将小的送到衙门去。”

杨威笑道：“将你送到衙门去也是为了钱，要看你识识相了。”

朱越立即道：“小的家里藏着三百两银子……”

杨威截问道：“听说你干了好些案子，手上有好些珠宝。”

朱越道：“没有这回事。”

杨威只是问道：“你那些珠宝收藏在什么地方？”

朱越道：“早就花光了。”

“花光了？”杨威一拳击在朱越的腰脊上，击得朱越又弓起身来。

朱越急嚷道：“小的真的全都花光了……”下面的话未接上，又挨了杨威一脚。

杨威接道：“那一个不知道你小子狡猾，说！藏在什么地方？”

“真的……”朱越才说得两个字，杨威已三拳两脚击至。

朱越哎唷连声，身子突然一软，昏迷过去，杨威一怔，抓住朱越一顿摇撼，可是朱越一些反应也没有。

“不堪一击！”杨威将手放开，走过去东抄西翻，弄得倒的倒，碎的碎。

朱越也就在这时候睁开一只眼，看见杨威背着身，双手立即倒抓着桌子的边缘，下半身同时用力，一双脚便从刀靴中脱出来，与此同时，一个花瓶从杨威手中飞出，飞向朱越的脑袋。

他虽然背着身，这个花瓶却飞得既快且准，砸个正着。

朱越的脑袋倒也是坚硬，花瓶砸下去，片片碎裂了，装着的水四溅，淋了他一个落汤鸡，狼狈万分。

他同时一阵头晕眼花，接而感觉被人提起来，到他看清楚，杨威的拳头已出现在他眼前，却没有打下去，只是比了一比，道：“我耐性有限，再不说，这就打杀你。”

朱越苦着脸，说道：“真的花……花光了。”

杨威的拳头立时打下去，只打得朱越死去活来，叫苦连天。